

关注

尊重原著与满足观众期待之间的博弈

——近年亦舒小说改编电视剧得失谈

□王翠艳



刘亦菲 黄亦玫
玫瑰的故事
人们爱的是一个人，与它结婚生子的，又是另外一些人。



《承欢记》



《流金岁月》



我的前半生

亦舒小说改编剧近年电视剧领域引人瞩目的热点现象。无论是2017年和2020年由编剧秦雯、导演沈严先后合作的《我的前半生》和《流金岁月》，还是今年4月、6月分别由田宇、汪俊导演的《承欢记》和《玫瑰的故事》都引发了超高关注度。尤其在近日热播的《玫瑰的故事》中，主演刘亦菲因“美丽”而自带的流量效应和“一女四男”的情感模式，更使该剧成为观众热议的中心。赞之者誉其为“女性成长的时代镜像”，贬之者称其不过是“依靠刘亦菲，浪费刘亦菲”的空洞之作。在笔者看来，《玫瑰的故事》总体介于上述两种评价之间；其确实显示了女性主导自我成长理想状态，但缺乏现实力度而绝未达到“时代镜像”的高度；其确实渲染了女主的美丽，但这是原著的人物设定，称其“滥用”演员的美丽不无苛责。与之前热播的《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承欢记》一样，《玫瑰的故事》显示了电视剧在改编亦舒小说这种属于大众文化但同时又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言情小说时遵循的一些较为普遍的规律。

从《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到《承欢记》《玫瑰的故事》，四部电视剧均引发了读者和观众关于改编是“违背原著精神”的“魔改”，还是迎合观众口味的“二创”的争议。引发这一争议的原因，在于四部改编剧与原著小说在故事背景、主题意

蕴、情节脉络和人物塑造上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就像《我的前半生》的编剧秦雯接受采访时所坦承的那样：“我们这次只是移植了亦舒的一个种子，把它种在了上海的土地里，它长出了一棵属于我们自己的树。”四部剧作均充分发挥改编者的主体性对原著进行了“六经注我”式的创造性改编，无论是其优长与缺陷，都为文学作品改编电视剧提供了有价值的镜鉴。

本土性、当下性与充分电视剧化

《玫瑰的故事》《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承欢记》分别发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写的是这一时期香港女性的都市爱情。由于时代、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境遇、价值观念、爱情方式均与今天内地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为了增强当下观众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四部剧作均采取了将故事时空移植到当代内地的改编策略。《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承欢记》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上海，《玫瑰的故事》则以2001年至今的北京为主要叙事时空。相应的，人物形象也被赋予了地域特质，《我的前半生》开场罗子君集软弱、讲究和做作于一体的个性，颇有上海小资女性的味道；《玫瑰的故事》中黄亦玫滑冰、骑摩托车、开飞机的

酷飒，也颇有几分北京大姐的风采。除此之外，电视剧设置的故事场景，多为高档写字楼、高级酒店、奢侈品店、艺术画廊、日料店等时尚气息浓厚的空间场所，上海外滩或是北京后海等城市地标性场景时有出现，在打造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景观的同时，也赋予电视剧独属于特定时间特定城市的生活质感。

在情节与人物方面，电视剧的情感线更为丰富，人物形象也更为立体饱满。女主形象自不必说，男主形象也较原著的单调和类型化有了相当的改进。《我的前半生》《承欢记》中女主的情感归属对象都是贯穿始终的人物，而不似原著那样在后半段才“上线”；《流金岁月》中对于蒋南孙与两任男友、《玫瑰的故事》中对于黄亦玫与庄国栋、方协文的关系也做了大幅度的延展。这种变化，既是电视剧体量较小说明显扩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都市情感剧的题材要求使然。毕竟，如果剧集长时间没有与女主“势均力敌”的第一男主出现，对于习惯了都市言情剧套路的观众而言，将是一种挑战甚至“冒犯”。

情节与生活容量的拓展

作为脱胎于亦舒言情小说的电视剧，四部改编剧均属于典型的都市情感剧，但其中也糅合了

家庭伦理剧、职场励志剧的情节与人物设定。与原著小说相比，改编者大大强化了人物的职场事业线，这使得电视剧一改小说“重人物轻情节”且情节单纯围绕人物情感展开的叙事格局，内容较原小说更为厚重，也更为贴合当下内地女性的生活实际。

亦舒的原著主要聚焦于家庭、情感和婚姻主题，职场生活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有些小说的主人公几乎没有进入职场，如小说《玫瑰的故事》。电视剧则不同，其除了聚焦女性在爱情中的成长，更将其范围扩展到亲情、事业，尤其对女性在爱情、亲情与事业中的困境做了集中的展现。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结局，是子君追随吴大娘南下深圳为事业打拼，而不同于原著中嫁了理想丈夫二人相偕去度蜜月；唐晶则继续她的职场“白骨精”路线而不似原著中的远赴海外做了全职太太。电视剧《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和电视剧《承欢记》中的麦承欢，同样走上了与母亲、奶奶完全不同的职业女性之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中黄亦玫充满霸气的人生宣言“从此，世界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正是以其职场驰骋换来的经济独立为底气的。这一点，改编电视剧与原著小说存在明显不同。

除去职场事业线的加强，电视剧与原著小说的差异还体现在家庭伦理成分的渗透和社会性话题的植入上。《我的前半生》因为凌玲与众不同的“第三者”人设和陈俊生进退两难的“前夫哥”形象，引发了极高关注度；《流金岁月》中的阶层问题、《承欢记》中的母女冲突、《玫瑰的故事》中的婆媳矛盾和“凤凰男”现象，也都是最近几年引发社会关注的问题。这些在原著小说中没有或并不占重要地位的矛盾，都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强化，在体现其现实精神的同时，也显示了出品方希望借助高关注的社会话题制造“爆款”的改编策略。

“亦舒女郎”的完美化与人性深度的削弱

亦舒小说的主人公，不同于琼瑶笔下奉行“恋爱至上”的浪漫女性，她们虽然追求爱情但更注重人格独立，常被称为人间清醒的“亦舒女郎”。亦舒作品也因此具有了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这种意识与当下电视剧的“大女主”倾向存在某种相似性，因而颇受创作界青睐。就近年播出的四部改编剧而言，其的确塑造了在家、婚姻、情感困境中顽强成长的独立女性形象；但另一方面，这些女性与原著小说中清静绝决、冷静自我、有着一定性格灰度的“亦舒女郎”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是《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还是《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以及《承欢记》中的麦承欢和《玫瑰的故事》中的黄亦玫，电视剧都赋予其近乎

完美的人设。她们不但有着惊人的美貌，而且见解卓越、性情豁达、品位不俗。与周围人发生冲突时，她们不卑不亢，虽会暂时陷入困境但最终能用自己的高情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化解危机；面临逆境时，她们淡定从容，虽一度消沉但最终能以坚毅的意志破茧成蝶成为更好的自己。与原著中那些虽清醒、独立但也有世俗算计与人性弱点的“亦舒女郎”相比，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要完美得多——但也因此消解了原著小说的人性深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与原著中女主在离婚后放弃孩子抚养权不同，电视剧中的女性均全力承担了抚养孩子的重任。无论是罗子君带平儿的租房另居，还是朱锁锁带女儿到北京闯荡抑或是黄亦玫的带女儿回娘家，剧中的女主均没有放弃她们的母职身份，这与原著小说中几位女主完全恢复自由身、无所顾忌地追求新生的姿态有鲜明的不同。电视剧中的女性虽然不再以传统的“贤妻”身份来束缚自己，但依然扛起了“良母”的重任。这体现了电视剧“大女主”勇于担当的完美人设，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电视剧主创的传统思维。许多“亦舒粉”认为改编电视剧失去了小说原著的犀利与深度，与这种近乎完美的女性人设有直接的关系。

也许是先天的创作个性，也许是受张爱玲的影响或是香港殖民地文化的“无根”感使然，亦舒小说中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苍凉气氛。小说中经常设定主人公远走海外的结局，虽然是新人生的开始，但也有一种漂泊无定之感。电视剧的总体基调则明亮温暖许多，剧中人物在经历各种困境之后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新的眼光和认知开辟新的生活。这种明亮开朗的基调，也是电视剧与原著小说的差异之处。

综上所述，在近年亦舒小说改编剧中，曾经长期被遵奉的“忠实原著”的改编原则遭到了相当的挑战。这一点也引发了部分“亦舒”粉的不满。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审美接受规律表明，观众在与自己相似的生活场景中更易激发代入感与观看快感，也更易对人物情感和命运产生共情与思考，而对熟悉小说情节、人物的读者而言，这种本土化、当下化的改编则可以使其产生新鲜感而避免审美疲劳。就这一意义而言，近年出现的四部亦舒小说改编剧，不失为文学作品电视剧改编的有益探索。但是，不能否认，近乎完美的女性人设和过“甜”的男女情感处理，则会使原本具备相当现实力度和人性深度的亦舒小说趋向霸总、甜宠剧的水平，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项目号19ZDA276)阶段性成果。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带头人]

新作点评

大时代与小日子的对话求索

——兼议《新一年又一年》与前作的比较

□张 硕

当个体生活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便不再是一己悲欢，它便成为了集体的记忆、历史的余韵和变革的注脚。48集电视剧《新一年又一年》(以下简称《新》剧)通过讲述北京陈、林两家40年的起落沉浮，以参差多态的样貌呈现出岁月长河里人们的精神足迹。几乎与此同时，1999年版《一年又一年》在重温经典频道播出，两个版本的映照对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在大时代与小日子的对话中书写成长型续篇

两部作品在叙事策略上，经历了从重现式表达到重构式表达的转变。作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将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社会生活放进了一年一集的剧作结构中。编剧李晓明说，提到恢复高考、落实政策、凭票供应、抢购风潮，觉得仿佛就在昨天，但仔细一想又有恍若隔世之感，剧本只选取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昨天”和“隔世”两个截然相反感受的事件，通过人物的命运展现由无数具体生活构成的光阴，作品真正的主角就是“一年又一年”。因此，剧中人物的行业设置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典型人物群像，以贴地飞行的现实主义品质展示出广阔的社会画面。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陈焕之口，告诉观众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社会状况；借售货员胡桂兰的身份，揭示了我国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变化；借电影放映员陈富生和电视台编辑林平平的视角，在梳理20年中国电影脉络的同时，勾连出电影和电视在百姓文化生活中地位的转变；还有陈家的那位农村表叔，他的每一次出场都精准对应了彼时农村的改革。透过“人的生活”，时代清晰在场。

《新》既是翻拍，又是续集。如果说《一年又一年》的剧情与创作年代相距不远，创作上不难“够到”，那么经过20年的沉淀与发酵，《新》剧以当下视角再一次把笔触伸到了时间的前沿，在与时代同行中回答时代之问。与前作不同的是，一方面，《新》剧的现实主义表征较少体现在对生活的客观描红，而是在泛着回忆光晕的暖色调中，抵达一种提炼杂糅后的本质真实。另一方面，《新》剧让时间服务于人物和叙事，撷取了年代中人的细密心思和苦乐哀伤，写下了一个由逼真生活情节、地道京腔京韵、生动人物关系组成的故事。作品在大时代与小日子的对话中，消弭了历史叙事与日常叙事之间的鸿沟，从那些绵密而服务于人的细节里，我们得以看见一个由个性鲜明而又相濡以沫的几家人构成的情感共同体。

在陈焕和林平平的关系中，理想与爱情是两个重要支点，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青年人身上最鲜明的特质。抓住一切机会走出国门，是林平平对宿命的挑战也是回应，而每天往返于宿舍与讲台的陈焕随时盼望着她的归期，只是她早已“反了他乡是故乡”。前作的结尾并非陈焕与林平平故事的终章，正处于“进行时”的人生之路等待着、也一定会被时间继续打开。《新》剧顽强地向着时间深处掘进，以成长型续篇实现了对人性的递进式追问。行至尾声，陈焕和林平平分别组建了新的家庭，也都事业有成，然而他们之间的情感羁绊，以及由此蔓延至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时常让人在凝视中省思。站在“完成时”回望走过的一年又一年，当前作中的很多“逗号”和“问号”变成了“句号”和“叹号”，我们得以洞悉个中因果——每个人都有人性困局，都是在势不可挡的推力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并且在命运的交错推演中走上了不同的人生岔路。

群像的精神图鉴为观众提供了共情空间

国产剧创作始终肩负着“向上向善”的价值锚点，金钱和欲望的丛林中如何寻觅光明，承载理想主义的人物群像如何写出血肉质感？《新》剧从小人物起笔，细细勾勒不同角色的成长、蜕变与抉择，他们之间或交缠往复或平行对照，最终落笔于时代。看到别人赚钱心里痒痒的何大海，偷偷辞职干起了倒买倒卖的营生，栽了跟头，也长了记性，后来靠手艺和勤奋干起了做家具的老本行，带给人人虽不富裕却无比踏实的生活。好不容易回城的林一达靠倒卖批发发财，短短几年便东窗事发，留给家人一个烂摊子，还有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两人虽为次要角色，却在剧中获得了完整的人物弧光，并构成了一组丰富而有趣的镜像式人物关系。时代和社会生活是风，个人和家庭生活是草，风吹草动，通过细致描摹小人物言行的“草动”，折射大时代变迁的“风吹”。林汉民是供销社系统的领导，很欣赏女婿陈焕的治学悟性和处世心性，商品经济从起步到发展伴随的阵痛与交锋，是二人谈不完的话题。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程放在翁婿关系中书写，既以点带面表现了社会转型期和衷共济的求索，又为其中的幽微留下了空间。

“一岁又一岁，一年又一年，怎能不知这追寻有着怎样的航线？”前作主题曲中的歌词道出了创作者的初衷。时间是如何从人们身上驶过，又留下了什么？两部作品让渐行渐远的时光有了回忆的载体，也让我们在时空交错中更加相信——即使历尽悲欢离合，依然拥有自我完全的力量和自我超越的勇气。这是剧中人所求，也是观剧人所愿。(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重温经典”频道为老年人送温暖

本报讯 6月22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民政部共同指导，中国广电主办，北京歌华有线承办的“重温经典”频道进养老机构启动仪式暨首场活动在北京举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国瑞出席活动并致辞。电视剧《金婚》导演郑晓龙携主创团队参加了活动。

杨国瑞谈到，“重温经典”频道的开办播出，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文化为民惠民的理念，充分彰显了经典视听作品的永恒魅力与价值，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更好地发挥“重温经典”频道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更好地服务养老社会建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民政部决定在全国开展“重温经典”频道进养老机构活动。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关于老年工作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的

深化、拓展与提升。

据中国广电介绍，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民政部指导下，中国广电将制定“重温经典”频道进养老机构总体方案，组织全国广电网络公司统筹采用有线、直播卫星等方式，全面推进“重温经典”频道进养老机构，争取到今年10月底基本实现全国养老机构全覆盖。活动期间，中国广电还将以多种形式持续举办敬老活动，让更多经典影视剧的创作者、参与者走进养老院、养老社区，为老年人送温暖、送服务，让广播电视的改革发展成果惠及银发群体。

活动现场，电视剧《金婚》导演郑晓龙携主创林永健、王雷、李菁菁、赵秦和谭洋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创作经历和体会。郑晓龙表示，2007年面世的《金婚》对当下社会婚育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经典作品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让观众从荧屏上见到自己、父辈乃至后代的影子。坚持精品创作，作品才能成为经久流传的经典。

(许莹)

专家研讨电视剧《群星闪耀时》

以青春为题传递信仰力量

本报讯 6月18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群星闪耀时》研讨会在京举行。《群星闪耀时》由芒果TV、湖南卫视、芒果超媒、芒果影视出品，万里扬执导，黄琛、浦维编剧，李现、任敏、周游、王紫璇等主演。该剧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价值，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代有志青年对人生路径的探索选择、对理想信仰的不懈追求。他们历经生死考验，坚定信仰、肩负使命，最终将点点微芒汇聚成闪耀星河，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群星闪耀时》以“小切口”展现“大历史”，是湖南广电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精品力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副台长徐蓉谈到，《群星闪耀时》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密关注青年成长与理想

追求，体现了文艺创作与人民和时代紧密相连的关系。这一芒果自制精品剧集，在人群覆盖、社会影响、话题讨论等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与会专家认为，《群星闪耀时》以环环相扣、险象环生、不落俗套的叙事方式，讲述了青年人华桢于群星闪耀中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该剧既有青年人“匡扶正义，保护百姓”的人间烟火气，又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革命信仰，在这样的交织推进下，华桢这一青年形象变得可感可塑、立体鲜活。也有专家谈到，该剧融合了革命、谍战、青春等多种元素，打破了当下与历史之间的壁垒，不仅拍出了一群大时代年轻人的信仰力量，也拍出了他们的信仰犹如璀璨星辰般的浪漫唯美。(许莹)